

随笔

城里

在城里,吃什么都没了胃口,一日三餐的饭香味不知跑到哪里去了,心中便惦念起家乡的地锅菜。我越想越觉得,都市的生活万不可缺少这一口。第二天,就找人在院子里支起了地锅。

我买了一口铁锅,找了一些干柴,还在地锅旁放置了一口大水缸,连烧地锅坐的小马扎,也是请邻居新做的。一应俱全了,妻子来了精神头,一大早就去集市赶早集,买了几条活鱼放进水缸里。临近中午,妻子忙开了,她一边忙,一边唱着《我们的日子》,声调一会儿上扬,一会儿清脆欢快,歌唱完了,鱼也杀好了。我像个小孩,又是蹦又是跳,一跃来到地锅旁。我们开始做地锅鱼了,要说做地锅鱼,还得我掌勺,妻子是城里人,连地锅都没见过,怎能把地锅鱼做好?她站在一边,只看不动手,到时候只管吃就成。

我爆香葱姜蒜,炸好汤汁,麻利地放入宰好的鱼。这最后一个环节,就显得很特别。做这道菜,不用单独蒸馒头,简单地和好面,弄成拳头大小的面饼,沿锅沿贴上一圈,盖上锅盖,继续烧火。柴火“噼里啪啦”地响,“咕嘟咕嘟”的声音从锅里冒出来,妻子站在一边和我逗乐,在笑声中这顿地锅饭就做好了。看上去,那贴在锅沿上的面饼,像一只只老鳖趴在河沿上,这吃法,家乡人形象地称作“老鳖靠河沿”。地锅鱼端上餐桌,黄澄澄的地锅饼盛在盘子里,妻子伸手就去拿,

## 烧地锅

□ 董国宾

先是放在鼻子上闻了闻,然后点点头说,连这饼都是香的。全家人吃了一顿色香味俱佳的地锅鱼,妻子尝到了甜头,说下次要做地锅鸡。话还没说完,就被我打断了,我摆摆手,慢条斯理地说,比起家乡的地锅鱼,差得还太远。这城里,怎能做出地道的乡土味?

转眼到了周末,妻子去商场买了一身新衣服和一大包营养品,说要回乡下看母亲,我知道妻子还念着老家的地锅菜。到了乡下老家,母亲正在厨房烧地锅,二话没说,妻子径直走到厨房里,非要帮母亲添柴禾。一看母亲正在做地锅鱼,妻子一高兴,竟大把大把地把柴禾放进灶膛里,火苗一下子给压灭了,滚滚浓烟冒出来,呛得妻子赶忙跑出了厨房。母亲心疼地递过去一条湿毛巾,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,取笑道,你一个城里人,怎会烧地锅,其中的学问大着呢。

开饭啦,母亲给我们一人盛了一碗地锅鱼。妻子刚吃一口就大声夸赞道,这乡下的地锅鱼咋这么好吃呢!看着惊讶万分的妻子,我一脸严肃地解释道,这地锅鱼的做法,城市和乡下的水土不同先不说,这烧柴也有讲究。城里人做地锅鱼,烧的是干木柴,火势大,而乡下则是麦秸、玉米秆和干豆棵,怎会一样呢?

一回到城里,我满脑子都是乡下母亲做的地锅鱼,感觉乡下生活虽简朴,却埋藏着真味道。妻子贴在我耳边低语道,过几天干脆把咱妈叫过来住,把乡下的柴禾也带些来。

故事

再说乡愁

□ 包稚群

故乡,是每个人心中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,在众多有关故乡的描写当中,我最喜爱余光中的《乡愁》,其深远的意境,所流露出来的深深的惆怅,极易引起思乡游子的共鸣。在他的心目中,乡愁是邮票、船票、坟墓、海峡,而我,乡愁则始终是那条通往家乡的路。

第一次体会乡愁,是11岁离家到市里上中学的时候。那弯弯曲曲的狭窄小路,像一道鸿沟把小小的孩子和她的家隔离开来。只有每个周末,才能从狭窄小道的这一头坐上马车走到家的那一头。那时候,每个星期六下午都是无比欢乐的时光,往往顾不得吃饭,急急忙忙就走上回家的路,马车在小路上一扭一扭地扭着秧歌前行,那马脖子上拴着的铜铃发出的叮叮当当的铃声,听在耳里就是动听的音乐。而每个周日下午回学校,那条小路密密麻麻的行道树遮天蔽日,越走越昏暗,走着走着眼泪便落下来。下一次往家走,需要再等待漫长的六天时间啊。

后来,到昆明上大学,与家的距离,变成了更长的弯弯曲曲的柏油路。这时的乡愁,在单纯的依恋之外,有着深深的担忧和牵挂。而父母对我何尝不是如此。每次离开家返校,母亲必送了一程又一程,手里提着的袋子里,装满了我爱吃的东西。那破旧的长途汽车,在柏油路上摇摇晃晃,吭哧吭哧像一声声叹息,应和着心里的无奈。回头望去,一山又一山之外的云朵之下,想必还站着我的母亲,她也和我一样,多希望这条路能短一些,短得她拔腿就能来看我,而我散着步就可以回家。

再后来,在母亲掩埋于家乡的一抔黄土之下的若干年以后,我与家乡的距离真的缩短到了基本可以拔腿就走的那么短。交通的发展,人的岁与见识的增长,使得家的距离不再像儿时那么的不可控。母亲的牵挂已被掩埋于坟茔之下,就在故乡必经之路的山垭口,殷殷地将我守望。驰骋在宽阔的马路上,我可以很轻易地走完那条通往故乡的路,却再也走不尽与母亲永隔的天涯。

而如今,随着道路的扩宽与城市建设的规整,在我的中学校址放眼一看,老家一眼就能看到头,而从昆明到家的距离,则由当时的五个多小时车程缩短到现在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达。且莫说这样的短距离,就连当初母亲患病时想去做手术的大城市上海,当时是那样的遥不可及,现在坐上高铁十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去逛一趟。

余光中老先生的《乡愁》写于1971年,他的乡愁里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忧伤与怅惘,不知晚年的他对于乡愁是否有新的见解,我想,随着时间的推移,曾经的那些惆怅总会慢慢消散吧。



晨（水墨画）杨树山

世相

## 拆除心中的篱笆

□ 张军霞

不久前,我的一位朋友遇到了棘手的事情。她说,多年不曾联系的初恋,忽然打电话来,说想抽时间聚一聚。说实话,这个电话让朋友很郁闷。

当年,他们是同学,原本感情发展很不错,但是对方家庭条件实在太差,父母强烈反对他们的恋情,反复做女儿思想工作。后来,她权衡利弊,终于顺从父母的意思,放弃了这段感情,嫁给了现在的丈夫。她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,生活很幸福。但她从来不参加同学聚会,不敢跟初恋见面,害怕他一直记恨自己。这次,她也不知下了多大的决心,勉强同意去聚会,到了那里才发现,初恋根本没有旧事重提的意思,他自己的家庭也很幸福,而这次聚会的主题是为当年的班主任庆祝70岁生日。聚会结束,她给我打电话时如释重负:“我一直把往事藏在心里,并且围起小小的篱笆,轻易不敢靠近。没想到全是我自己心思过重,拆除篱笆的感觉真轻松啊。”

想起曾经读过的一个童话故事。有一个叫美宝的女孩,拥有一个美丽的花园,她的朋友们每天都来花园玩耍,一起围着花儿唱歌跳舞。忽然有一天,美宝在花园里等啊等,发现朋友们都没有来,她跑出去一看,原来每个人的院子里都有了

花,他们都在忙着浇花。美宝气冲冲地跑了,她以为朋友们偷了自己的花,回到家就用砖头把花园全部围了起来。

她以为这样就安全了,可是围墙不仅隔断了小伙伴们之间的友谊,也把最重要的阳光挡在了外面,花儿们渐渐失去了生机,变得奄奄一息,她再也快乐不起来。直到后来,她发现是风吹走了花籽,满世界都是美丽的花,这才消除了心中的误会,大家一起动手帮她拆掉围墙,也同时拆除了她心中的篱笆,阳光和欢笑一起回来了。

就像我的一位邻居,从来不参加幼儿园的家长开放日活动,因为他患小儿麻痹,落下跛脚的残疾,害怕被别人笑话。有一次,幼儿园又有活动,恰逢当妈妈的出差了,儿子强烈要求爸爸去学校,他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了,发现老师为了维护他的尊严,特意安排了他和儿子之间用手指游戏来互动,避免他站起来会觉得难堪,他的内心立刻被这样的小细节暖化,从此,再也不害怕去学校了……

很多时候,并非这个世界不美好,而是我们在意的太多,于是不由自主地在心中设了一道篱笆。尝试着学会放下,拆除掉心中的篱笆,才能感受到满世界灿烂的阳光。

市井

## 三代人的春运行囊

□ 黄红坤

春运上线了,大家开始收拾行囊加入了春运的大军。回家,成了心头唯一的念想。看着人潮中行色匆匆的人,背着、扛着、拉着各式各样的行囊,踏上归家的路。这些行囊记载着人们的思乡,也记载着时代的变迁。

父亲回忆起当年,七十年代,春运还没有这么热火朝天。那时,春节期间的返乡人流没有这么多,出远门时,行李少就直接装入小布包里,行李多时,就直接用布条捆了背在背上。父亲在外地工作,每到年关回家时,他常常拎着一个帆布包,包里是他的衣裳和礼物。他说:“那时,我们拎着这样的包回家乡,大家一看都知道是从大城市回来的,你爷爷奶奶觉得脸上特有光呢。”说完,父亲哈哈大笑,笑声里似乎回到了当年,看到乡里人无限羡慕的表情。父亲还说,当年这样一个帆布包在乡下是个新鲜东西,到家后,邻里的孩子都过来要提一提这个包。父亲的那个帆布包也一直载着父亲的行囊回家。

我的记忆中,大学时外出求学,每逢寒假来临,春运大军必是拥挤不堪。我那简简单单的行囊被安放在一个不大不小的黑色拉杆箱里。拉杆箱只有两个轮子,行囊不再像父亲当年一样用手拎着,携带起来方便很多。后来工作之后就换了一个鲜艳一些,带有图案的拉杆箱。箱内的行囊不再是自己的几件衣服,还有给爸妈带的礼物。有时,在等待火车时没有位置,有时在火车上只有站位,我的拉杆箱结实地充当着我的脚力停靠点,帮我支撑着一段又一段的旅程。

如今,女儿的春运行囊也不是我们当年的那个样子。她的行囊安放在四轮箱里,不需要手动推拉,因为在她手上的手环可以自动控制这个行李箱。“空手”出行已不是梦。所以,每次回家,她都将自己的行李箱塞得满满的,恨不得将箱子再弄大一点,以装下整个世界的小礼物。她总是说:“妈妈,我觉得我出差的地方有好多好东西,都想给你和爸爸带一点,就是这行李箱塞不进。”父亲惊讶于现代科技的发达,他说:“时代不同了,行李居然可以不用自己拿就可以走回家啊。”

其实,无论我们的行囊如何变化,无论你在哪,无论你手里拎的物件是什么样,承载的意义却是一样的,都是装满了一年来的收获,装满了对家人对自己的期盼。而且,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方向:回家。